

0525 25

P. 44

P. 44

94.4.4

南洋学会会员文集之二



椰陰館文存

潘文題



陳育彰著

第一卷

潘文題



椰陰館文存

陳育崧著

第一卷

南洋学会会员文集之二

ISBN 9971-83-865-6 (VOL. 1)

椰陰館文存

陳育崧 著

- 編輯：椰陰館文存編委會
出版：南洋學會
承印：南海印務（私人）有限公司
South Seas Press (Pte) Ltd.
73, Block 9, Jalan Kukoh,
Singapore 0316. Tel: 7332093
總發行：South Seas Society,
P.O. Box 709
Singapore 9014
定價：每套三本新幣 45 元
（外國以美元計算）
版權所有 • 不准

陳育崧先生八十壽辰叙

近人詩云：「書家自古如名將，一代天生有幾人？」世之治南洋史者，亦未遑多邁，陳育崧先生其翹楚者也。

先生先世務農，以農村破產，迫走漳州，自祖若父桴海南來，居檳城。先生誕生於喬治市，少從陳少蘇先生游，及長，適華僑鉅子陳嘉庚先生創辦大學於廈門，先生聞風向學，從江山毛夷庚先生受南明史，得其啓迪，遂以治南僑史事爲其心之所之焉。

既卒業，來新，初供職於陳校主之商行，尋督學三州，復創辦南洋書局，開荒拓野，頗有聲於時。所著「明海寇林亞鳳考」，刊於「東方雜誌」，日本學者稱其料理精當。嘗「訪施大娘墳於泗水之錦石，謁悖泥王陵於建康之雨花台，撫三佛齊碑於嶺南之鎮海樓，求琉球寶案於東瀛之江戶」，又蒐集中國貿易瓷器，獲知東西洋交通之概況，與夫中南市易之史實，撰製「廣州出土之三佛齊碑考」諸宏文，刊於「南洋學報」，爲士林所重。

先生爲南洋學會之中堅，其「椰陰館」藏書甚贍，海內外賢豪，每親臨縱覽，證訂疑文。今先生以耄耋之年，行動又深感不便，微特不能搦管爲文，抑且不復風發泉湧，高談闊論矣；然先生之鴻篇鉅製，將永留於天地間。學會同人，以先生爲史學宿着，特編印其文存，以爲壽辰之紀念；其長郎炳煌，婿鄭君章遠，競相出資，以成剞劂，殊堪嘉許。爰爲祝曰：

「鄉飲大賓（註），寄泊檳城，山明水麗，先生誕生。少事少蘇，長從夷庚，闡發僑史，充爲己任。聘直辭以述大典，奮鴻

筆而藏名山，椒馨兮藻席，鳩杖兮青氍。綿綿瓜瓞，孝思不讓，
足慰蒼顏。」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即農曆九月初九日，
陳育崧先生八十壽辰，南洋學會同人敬祝。

（註）先生先祖茅萃公年登耄期，汀漳龍道陳鳳翔題其居曰：「
年高德劭，鄉飲大賓。」

前言

莊 欽 永 譯

陳育崧先生一生的經歷是不平凡的。他受中英文教育，並成功地掌握兩種語文。他在公共及私人機構服務過，而都有優異的表現。他從未在大學里任教過，却比一般學術界中的學者更有機會和學者們討論問題。先生爲一業餘歷史學家，然其成就却遠在許多專事鑽研學人之上。他是一學者，但從不以學者自居；他是一美術鑒賞家，但從不自稱爲藝術家。他甚至有一段短時期謀在工業方面發展，惟不能完成宿願！在許多方面，先生是先驅者：他是第一位創設書局出版馬來亞化教科書；他是第一位爲非華文學習者編纂一系列華文第二語文教科書；他是第一位捐獻個人全部藏書予國家圖書館。總之，先生是一位特出的具有卓見、質疑精神與求知精神的學者。他完成了許多學術工作，也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工作。

先生爲南洋學會會員多年，對學會貢獻殊多。他爲學會中堅，出任副會長及會長多年，同時他也在學會學報中發表了許多學術論文。這些論文，與先生在其他學報所發表的文章一并收入在這部文存里。這些學術論文，皆爲士林所重，它們在在顯示陳先生高瞻的學養與透澈的分析力。盡管它們是在許多年前寫的，可是它們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今春爲陳先生八秩壽辰。最有意義的慶祝莫過於將先生以中英文書寫的鴻篇巨著，彙集成書，由南洋學會出版。我深信所有陳先生友好都與我同聲共祝先生萬壽無疆，並感謝他對推進我國的學術與文化發展事業所提出的貢獻。

南洋學會會長

魏維賢

一九八三年十月

「椰陰館文存」序

鄭 德 坤

椰陰館主人陳育崧先生是我四五十年的老朋友。他是檳城的僑生，愛慕祖國，中學畢業後就回國深造，在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大學攻讀，得文學士學位。畢業後回新加坡服務，任當地政府的華文視學，提倡華人教育不遺餘力。業餘還熱心研究南洋史地，文獻掌故和田野調查相配應用，成績卓著。

一九三三年我到廈門大學任教。當時學校藏有一批中國古代文物，校長林文慶博士囑我負責整理，以供教學的參攷。復經同事林惠祥教授出示陳育崧先生捐贈的南洋民俗標本數十件，藝術品與民俗器物配合在生物學樓高層教室展出，洋洋大觀，為大學增光不少。校長為之開幕，命名為「中國文化陳列所」。這是我初次聽到陳育崧先生的大名，對他愛護母校的熱誠十分敬佩。

一九三六年哈佛燕京學社派我入蜀，參加成都華西大學教務，廈大文化陳列所由林惠祥先生接辦。林先生是民族學的權威，在他主持之下，廈大的陳列所有光明遠大的前途。不幸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佔領廈門，陳列所的珍藏器物被劫一空，運往台灣。廈大內遷到長汀上課，林所長也逃亡到新加坡。

一九四一年抗日戰爭正酣時，我由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繞道經新加坡，乘機拜訪陳先生，一見如故，暢叙甚歡，並由他帶同到鄉下去找惠祥兄，探得廈大陳列所被劫情況，並對將來復校重建陳列所事交換意見。勝利後廈大回廈復校，向台灣大學收回被搬運去的文物。惜珍品喪失過半，民俗標本幾無一幸存者。惠祥兄在陳先生支持之下，回校重整舊業，將陳列所改名為人類學博物館。經過幾年的經營，成

績斐然，廈門大學成爲全國人類學重心之一，應歸功於陳先生的熱心支持。

一九五一年，我應劍橋大學之聘，携眷就任，客輪在新加坡卸貨，承育崧兄寵邀，一家五口在椰陰館打擾數日。育崧兄嫂極盡東道之誼，使我們一家大小都有賓至如歸之感。育崧兄還介紹了許多當地僑領，特別是南洋學會的文人學士和我相識，談叙甚快。我對於新加坡，以至南洋一帶華人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掌故的認識，都由這裡得到的。此後我們兩家交往甚密，儼如一家親。每當我們東歸度假過新加坡時必踵門拜訪請教，而他們到英時也必命駕來訪。育崧嫂來英就醫，他們的千金璫娜小姐來英就學，我們也極盡東道之誼。我的七十餘歲的岳母黃復初夫人來英探視我們，璫娜一路陪伴，隨侍左右，情逾親生骨肉，友好情誼因是更加深厚。

記得育崧兄有一次來英，在劍橋敝舍小聚，第一晚因爲不習慣蓋被睡覺，（英國夏天晚上氣候寒冷，非蓋被不成）他看到書房里有許多罕見的資料，覺得不如利用時間，通宵流覽爲快。他的好學習慣由此可見一斑。

育崧兄的生日是農曆九月九日。今年是他八秩大慶，南洋學會同人準備將他歷年著述彙集成書，以資慶祝。經多方搜羅得百來篇，編成中文著作兩冊，英文著作一冊，大多是他研究南洋問題的心得。其中有教育論著，有歷史論文都與南洋社會有關，討論問題牽涉廣泛，內容豐富，議論正確，是研究華僑史必備的資料。此外還有雜文、人物評介、書評、序文之類；又有韻文四十首，是他旅遊即景抒情的記錄，文筆舒暢，情感充沛，一種通達豪爽的性格躍然紙上，在華僑文學史上可備一格。編輯諸公計劃把這些寶貴的資料先分印單行本，然後合訂爲全集，命名《椰陰館文存》，約我作序。適值九九重陽佳節，學校放假，謹記歷年交遊數事，並將文集內容略加介紹，以祝育崧兄萬壽無疆。

一九八三年重陽日

序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椰陰館文存」序

陳 荊 和

一九六〇年八月新加坡大學主催第二屆亞洲史家會議。當時我在越南西貢大學及順化大學任教，應邀前來與會，初次認識了久仰大名的幾位前輩學者，其中陳育崧先生給我的印象特深。育崧先生為人豪爽，和藹可親，照顧遠來學人非常周到。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應邀來南洋大學作一次演講，在新加坡逗留了幾天，日與育崧先生談論研究東南亞華人發展史之種種問題，獲得益甚多。

一九六九年冬季，育崧先生東遊，其時我恰在母校慶應大學當客座教授。慶大歷史系同人為育崧先生開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並敦請先生演講，聽講的日本學人紛紛提問題請教，陳先生有問必答，他們都佩服育崧先生之見識高超。猶憶育崧先生留日期間，曾表示有意設立「東南亞華人史學會」，並囑我起草章程。此計劃雖然未能實現，但此后育崧先生仍細心整理東南亞華人史料不遺餘力；鑑於星馬兩地城市現代化計劃急速進行，不少古蹟及碑銘有湮沒之虞，遂鼓勵我向哈佛燕京社申請一批補助費以搜尋星馬兩地華文碑銘。不幸因發生五、一三事件，不得不將田野工作限於新加坡，在育崧先生指導之下，得李業霖先生的協助，蒐得一九篇碑銘，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予以刊行。在碑銘集里育崧先生撰寫一篇幾萬字之緒言，內容非常豐富，是研究東南亞華人史的學人必讀之重要文獻。

爾後我每次經過新加坡，必趨前拜訪請教。育崧先生學問淵博，對於東南亞土著與華人的生活習慣、社會風尚、掌故舊聞等知悉甚詳，使我深受其惠。

去歲九月九日爲育崧先生八秩大壽，友好決將先生著作搜集刊行，誠爲東南亞學術界之盛舉。此次，我來新加坡訪問，遵友好之囑草此蕪文以慶賀「椰陰館文存」之刊行，並謹祝育崧先生安康永壽。

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

寫於明閣旅舍

「椰陰館文存」序

鄭子瑜

陳育崧先生雖然不是南洋學會的發起人，但却是最早入會，而且以後一直是學會的一個中堅分子。自從張禮千、姚楠、韓槐準諸先生相繼回國之後，留在新加坡的早期南洋學會會友，對南洋研究確實有斤兩的，就只剩下陳育崧和許雲樵兩氏而已。這數十年間，不論歐美、澳紐或是日本的南洋研究家，一到新加坡，不是想找許雲樵教授，就是要找陳育崧先生來討論問題，交換意見。

當韓槐準先生還在新加坡的時候，南洋學會同人，經常聚首於他的愚趣園，啖「丹」論文。陳育崧先生在「天妃考信錄」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記載：

「愚趣園中，濃蔭底下，暢啖『紅毛五月丹』，甘美清冽，直透肺腑，煩暑盡滌。主人更出所藏之唐宋元明清陶瓷器皿，珍品碎片，什然前陳，大談其南洋陶瓷史，而華僑史，而大伯公考，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這是南洋學會同人的風趣。十幾年來，白雲蒼狗，風風雨雨，都打不斷我們這股優氣。」

然而陳育崧先生却是從商已久的人了，他的研究南洋問題，撰寫考証或是論說的文字，只能在商餘爲之，「學者從商，不忘於學」，而其成就却未必在一般專事鑽研的學人之下，所以更覺其難能可貴。

時移勢易，對南洋或東南亞的研究，頗出現了一些新進的學者，他們的學養雖未必能如老一輩那樣的富贍，但他們的研究方法，却是比較科學的，觀點也往往比老一輩的新，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也自有分量，能使老一輩嘆服。姚楠先生在一篇回憶的文章說：「學會現在在魏維賢會長的領導之下，一切都比我們的時代好；學報上的論

文，也比從前我們所寫的更有學術價值。」長江後浪推前浪，要不然，我們的社會便要停滯不前了。

但是表揚過去，以勵來茲，將早期學會中堅分子的著作加以整理問世，却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許雲樵教授的著作，有不少已印成單行本了，只有陳育崧先生的著作，却是很少出過集子的。陳先生自己呢，大都是隨作隨失，也從來沒有「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意圖；所幸他每有所作，輒送給許甦吾先生一份，而許先生却小心翼翼地一一把它保留下來。

今年九月九日（農曆），是陳育崧先生的八秩壽辰，學會的負責人有意整理和刊印陳先生的著作，作為永久性的紀念，於是許甦吾先生傾其所藏，雖不敢說是陳育崧先生的全部著作，但陳先生生平的大部分作品（連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在「東方雜誌」發表的「明海寇林阿鳳考」也在內），可以說都在這裡了。刊行的方式，是依據其內容，分成幾個門類，各出一小冊子，待全部出齊之後，再合訂為全集。至於印費方面，陳先生的公子炳煌先生，女婿鄭章遠先生，都允為資助，他們的孝心，真是值得嘉許。

陳先生為人豪爽，不拘小節，但治學却是勤謹不苟，遇有難題或缺失，必欲求所以處理與補救之道。其「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緒言」云：

「第四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舉行，香港中文大學陳荆和教授，遠道來臨，出席會議。我們有很多機會暢談東南亞華僑史諸問題，我們的談話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有關華僑史的著述都未能充分利用中文資料，文字隔閡，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這一方面保存下來的歷史資料，雖然不少，但散佚的情況，也很嚴重。大家認為現存的必須整理，散佚的必須搜集，被破壞的必須搶救。這種工作，不是旦夕之功，應該用正確的方法，加以處理。」

這種治學的精神，真可以作為我們的模楷。可是，人無完人，陳

先生的言論有時未免稍嫌偏頗，所以他的觀點，大體上可說是正確的，但也有些地方却只是他的一偏之見，這一點，是我們在閱讀他的文集時所應該要知道的。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寫於新加坡



陳育崧先生

同木林訪紫季允故宅

豆腐街頭樓隱處
垣殘壁半生烟報人
心血詩人泪綴網芳
蛛四十年

陳育松



[椰陰館文存] 第一卷

目 次

陳育崧先生傳記	星馬人物志	1
---------	-------	---

學術論著

關於歷史方面

明淳泥國王墓的發現	9
明海寇林阿鳳考	16
談明三彩羅經書大盤	20
婆羅史支那王傳說之研究	25
建國至上 學術至上——我對蒲羅中問題的看法	29
許雲樵教授「淡馬錫」釋名商榷	39
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	47
新加坡開埠元勛曹亞珠考	66
新加坡史話	74
廈門小刀會與新加坡	96
關於冢墓的研究	100
新加坡同濟醫院創辦史	104
新加坡中國領事設置史	113

左子與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	121
清末駐新領事與華民護衛司	128
黃遵憲使德遭拒始末	131
陳怡老案與清代遷民政策之改變	137
長毛狀元王韜獻策考	142
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	146
馬來亞「戰後復權」問題	151
中國近代史：「人民運動」的最高潮	154
二十年代的檳城青年運動	160
日寇強迫五千萬奉納金星洲有史以來最恐怖時期	163
「西洋番國志」鈔本的發現	168
鞏珍西洋番國志的真偽問題	172
歷代寶案	186
「噶喇吧紀略」著者考	191
TOKONG考	193
天妃考信錄	198
日本的華僑研究蠡測	205
與巴素博士論海南民族	212